

敢叫“火焰山”换绿妆

本报记者 杨子岩

一切改变均发生在2000年前后。2000年，岳辉从林业站调任河田镇的水土保持站，在新岗前有些迷惘。“以前在林区，做的是砍伐和种植速生林。现在在水保站，研究的是怎么才能把树种活在上山。”

他所在的那个水土保持站有些历史。民国政府时期，当时的福建省研究院在河田建立土壤保肥试验区，成为中国当时最早的水土保持研究机构。长汀水土流失的历史也有些年头，据考证近200年，上世纪40年代，因战乱频仍、采伐无度等原因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。

至今，长汀曾经的水土流失重灾区还保留“赤岭”、“朱溪”等一批颇具特征的村落名称。

岳辉虽有些迷惘，但心里清楚，政策力度开始加强。上世纪80年代，项南（注：原福建省委书记）治山的年代，囿于国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始终未形成大规模治理。

2000年不一样，福建省委、省政府正式将长汀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全省为民办实事项目，每年补助1000万元，开展大规模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攻坚战。

岳辉和他同事们面对的，是濯濯童山。民国时期岳辉那个同行，负责长汀水土治理的学者张木甸曾在1942年的文章中记载：“四周山岭，尽是一片红色，闪耀着可怕的血光……在那儿不闻虫声，不见鸟迹，不投栖息的飞鸟，只有凄惨的静寂，永伴着被毁灭了的山灵。”

当地人戏称，长汀的山是“火焰山”。张木甸治理了8年，收效甚微。最后临走时留下一个预言：“河田市镇，恐怕也将随着楼兰变成废墟……”

岳辉却没这么悲观，他和同事们感受到的是省委、省政府的决心。

2001年，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了“再干8年，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”的重要批示，确定连续8年每年从省级财政中划拨1000万元，誓把长汀建成环境优美、山清水秀的生态县。

作为基层水土保持站的技术人员，岳辉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，什么“等高草灌带”、“小穴种草”、“老头松改造”、“养分归还”等“土”招数，先用草固土，再种灌木和乔木，混交林成型，一个治理过程才算完成。

就这样，干了一个10年，至2009年，长汀县累计治理107万亩水土流失山地。

但长汀人铁心奋战绿荒山，并没有停下来。“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，关涉的是民生。”长汀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卓国志一语中的。

2010年，福建省委、省政府再次作出决定，扶持政策继续，水土不治、山河不绿，决不收兵！

“年年造林不成林，根本就在于农民手上没钱”

政策靠上层，执行靠基层。

在水土流失治理最为困难的破局阶段，需要有人挺身而出，敢为人先，做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，并最终带动百姓参与进来，共同致富。

1997年，曾在县毛巾厂有过管理经验，又有高中学历的沈腾香被推荐为策武镇南坑村党支部书记。

她是为数不多敢从外村嫁来南坑的媳妇。当地的民谣唱道：“长汀哪里苦，河田加策武。”

因地处水土流失核心区，南坑被称为“难坑”。周边山上，满目红土、丘壑纵横。

嫁到南坑几年后，沈腾香把“病因”把得很准：“年年造林不成林，根本就在于农民手上没钱。”

各乡镇为保水土出台了一系列乡规民约，如发现盗

砍树木，必须杀家里最大的一只牲畜作为惩处。但人穷志短，总有村民因买不起煤球铤而走险。

当上村支书的沈腾香深知，治穷，先得治荒。村里找来凌志扶协会提供的免费油茶树苗，发动大伙儿上山种树，可村民根本不买账：“这么瘦的地，田里的庄稼都种不好，还上山种什么树？”

沈腾香只好自己带头。最先上山的是党员干部，每人种5亩，沈腾香一人就种了10多亩。施肥、养土、施肥、养土……方法虽笨，树却慢慢活下来了，后来居然还挂了果……

看到种树能挣钱，村民们纷纷抢着上山。久违的绿色，开始在南坑村铺开……

村里有人在路边种草莓，沈腾香动员他们到村里种，起个示范作用。

“离路口那么远，种了卖不了钱。”村民嘀咕。

沈腾香掏出自己的3万块钱，“赚了算你的，赔了算我的”。碍于情面，村民把大棚挪到了村里面。结果采摘者进了村，还是有钱可赚。大家又纷纷效仿，十几亩最终发展为100多亩。超市草莓12元一斤，但是搞采摘能卖到20多元。“只需半年，一亩草莓至少赚3万块钱，好的能到四五万。”

年复一年，滴水穿石。当年的濯濯童山，如今已是满目葱茏，南坑村摇身一变，成了当地名气不小的生态旅游村。

1996年，南坑村人均年收入不足600元。2019年，南坑村实现村集体收入45万元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.89万元，接待游客达23万余人次。

“承包山林，不仅是治理，还向这片山林要效益”

毫无疑问，大规模的生态治理靠党和政府稳定持续的投入，肯定能在一个时间段内实现生态恢复。

“生态治理买的是历史欠账。”现为长汀水土保持事业局局长的岳辉明白，要想做到生态保护，让农民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脱钩，政府还要做“发动机”，鼓励老百姓发展生态经济。

1999年，青岛姑娘马雪梅随丈夫赖荣清嫁到濯田镇的时候，发现“山是光秃秃的，房子都是土坯。还不如我们青岛农村”。

为了增加收入，马雪梅在自留山上养了几年河田鸡。山深无路，喂鸡的饲料只得肩挑身扛，“我扛20斤，老公50斤，弟弟80斤，一天的饲料扛一天，根本没法扩大规模。”

这个心理被镇干部抓住，鼓励她承包有路的荒山。光欢喜山有路，山脚下还有158亩板栗树，马雪梅想都不想就承租下来。

别人劝她，“你这上学出来的，不是干活的把式。那山上连草都不长，你承包它干啥？”

丈夫赖荣清打了退堂鼓，马雪梅也犹豫：“那叫啥山，天上下一点小雨，水从山头冲到山下，整座山就一道沟沟。”

她对着副镇长破口大骂，但骂归骂，自己也没了退路，只能任由山东人的倔强性格作了主。

“最贫瘠的，都是政府在养护。我们承包的，条件还算好一些，有的养过肥。”马雪梅说。即便这样，山上为数不多的树，长了八九年，还不到拐棍那么粗，“一只手就能拔下来。”举起一根手指，“根就这么深。”

马雪梅印象最深的是高考时的作文题，有个人挖井，挖了几米以为没水就放弃了，换个地方挖了几米，以为没水又放弃了。其实已经离水位很近，只要坚持就能成功。她悟出个道理，做事要有恒心，“滴水穿石，以一当十”，认准的路只要脚踏实地，哪怕付出比别人多10倍的努力，终会达到目的。“家乡的石头山，用炸药炸平了还能种果树，更何况咱这还没到那种程度。”

后来又种了192亩板栗树，因为没经验，把土翻了一遍，结果大雨一冲，没留下几棵。

哭完之后，马雪梅重新借钱、重新买苗买肥，再度上山。

土质差，马雪梅拉来了河塘泥，拉来了垃圾土，搜集了人粪尿……铺在了山上，埋在了树下，增强土壤的肥力。“4年多，基本上把整个山的土都换了一遍，差不多有478亩。”

种的板栗树，好几年没挂果，后来把自家养的河田鸡散养在板栗树下。没承想，第二年饱满的栗子挂满枝头。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河田鸡规模逐渐增加到五六万只，猪也养了五六千头。

不能只让自家兰花香，还得带领乡亲奔小康

山绿了，人富了，心才能稳。

经过持续的生态治理，长汀的山绿了。卓国志他们下一步要解决的，就是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。

法子有。“生态产业化”，卓国志介绍，这是长汀近年就势打造的一个重点，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脱贫攻坚相结合，在努力恢复生态的同时，发展林下经济，积极探索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。

车行至四都镇同仁村元仕花卉合作社，廖炎士正在接待来自漳州的客商。客户把一万多株本土兰花品种“长汀素”装上车，几万块钱就入了廖炎士的账上。

“每天都有好几拨客商。”趁老廖忙着，管理人员施发娣边介绍边带我们上了山。斑驳林荫间，一盆盆兰花铺满了山，在阳光下惬意地生长。

老廖种兰已有30多年。2014年，自家院里的规模就有一万多盆。

当地党委政府和县林业局上了门。老廖啊，你不能只让自家兰花香，还得带领乡亲奔小康。老廖想了又想，兰花对生长条件要求高，生态修复后，确实可以发展林下兰花产业。“林下种兰既能充分利用天然林荫、自然散射光的优势，又能省去建棚的成本。”

他从承包10亩山林入手，没想到一下成了滚雪球，现在已发展到300亩。他自己培植的“长汀素”在漳州等地市场享有盛誉，经常供不应求。

“刚才来的就是漳州客商，漳州是远近闻名的兰花之乡，但他们是温室培养做不了种，不像我们的兰花是原生态，环境适应能力强。”廖炎士说。

目前，他成立的合作社成员已发展到112人，辐射周

边6个乡镇。老廖还把村里的贫困户作为帮扶对象，免费提供种苗，手把手指导技术，带领着一帮乡亲奔了小康。

以前，逃离是一种无奈 如今，回乡带着憧憬和希望

经过几代长汀人持续不懈地努力，现在的长汀，水土流失率已经降至7.4%，水土流失区植被覆盖率由以前的10%—30%提高到现在的75%—91%。

长汀也完成了由红到绿，由绿变美，由美变富的蝶变。以前，长汀穷，村里年轻人选择逃离这穷山恶水。

如今，长汀富，外出的年轻人回乡带着憧憬和希望。马雪梅出去打过工，现在她把在外的儿子、儿媳叫回身边，让儿子分管养猪场，把自家的产业继续做下去。

河田镇伯湖村，十几个温控大棚里种着葡萄、柑橘、火龙果……县水保中心援建的生态护岸也正在紧张施工，勾勒出小桥流水人家的轮廓。

2016年，从福建农林大学毕业后，赖斌和两个同学创建了福建新农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，借助河仁基金会的项目开始了创业之旅。

赖斌有很多灵动的想法，比如联合其他公司实现“员工共享”，降低用人成本。比如将果树免费亲子领养，实现果园与用户感情捆绑。

“越创业，越觉得农村有希望。”赖斌说。

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。新农人的办公地点虽然简陋，就是几间瓦房，但瓦房里年轻人的激情，让人看到的是希望。

记者手记

长汀采访的几天里，总被遇到的人、听到的事所感动。感动于长汀人民滴水穿石、一代接着一代干，誓把荒山换绿妆的精神。感动于长汀各级政府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无私奉献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使命感担当。

生态治理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。长汀水土流失已有数百年历史，历朝历代没有把这事办成，主要原因就在于没连续、稳定的政策支持。

了解农业的人都知道，即便种一棵果树，从种树到收果，也要有个五六年的光景，更何况治理长汀的荒山，从种草到种树，更需要长时段的默默投入。

如果没有滴水穿石的精神，新官上任就另开炉灶，长汀的水土治理工作也就陷入干干停停的状态，形不成久久为功的合力。

如果没有一种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理念、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、甘为人梯的奉献，而是急功近利，那么无论是从政府层面，还是民间层面，长汀的生态治理也会如上世纪40年代那样无功而返。

正是基于对“滴水穿石”精神的深刻理解，福建各级政府、长汀的百姓，在整个治理过程中，都没有追慕自身的显赫，而是寻求点点滴滴的进步，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。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成为这样的“水滴”，这样的奋斗者、牺牲者，才书写出了今日长汀这么伟大的绿色奇迹。

（本版责任编辑：王平 潘旭涛 金晨）

切莫忽视滴水穿石之功
杨子岩

图片说明：

图①：村民收获板栗。

图②：治理荒山的马雪梅。

图③：沈腾香引进银杏品种

带领南坑村村民发展银杏产业。

图④：当地村民种植的杨梅喜获

丰收。

图⑤：长汀的山曾被形象地称

为“火焰山”。

（资料图片）

（制图：潘旭涛）

